



葛水平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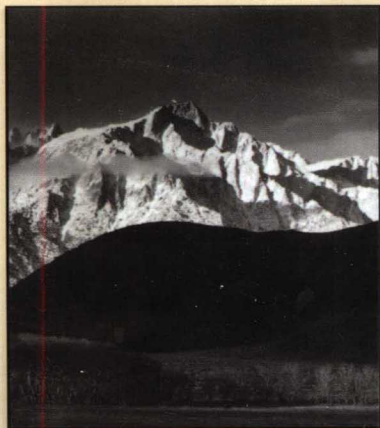
守望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守望
凉哇哇的雪
连翘
黑口
黑雪球
黑脉
陷入大漠的月亮
浮生



守望

《小说月报新大陆丛书》

葛水平 著

守望

凉哇哇的雪

连翘

黑口

黑雪球

黑脉

陷入大漠的月亮

浮生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守望 / 葛水平著. —天津: 百花文艺出版社, 2006
(小说月报新大陆丛书)

ISBN 7-5306-4525-0

I. 守… II. 葛… III. 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13850 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

邮编: 300051

e-mail: bhpubl@public.tpt.tj.cn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 (022)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: (022) 27695043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※

开本 880 × 1230 毫米 1/32 印张 13.5 插页 2 字数 280 千字

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5000 册 定价: 26.00 元

出版说明

新时期以来,《小说月报》为构筑当代文学事业的宏伟殿堂作出了应有的贡献。历史进入了 21 世纪,为进一步繁荣当代小说创作,同时也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、欣赏需求,我们特编辑出版《小说月报新大陆丛书》。

这套丛书选取近年来在中国的小说创作领域已产生一定影响,作品深受广大读者喜爱的实力派作家的中篇小说代表作,将其汇编成册。这些作家的创作题材各异,但都彰显出自己的创作风格和艺术个性,并以其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扎实的文学功力,悄然撑起了当代文坛的一片蓝天,引起了越来越多读者的关注,成为小说界新的风景。这套丛书既是对他们以往创作成就的总结,也是研究、鉴赏当代作家作品的一个最佳途径。

本丛书的每本作品集中,均附有作者照片、个人小传、主要作品目录及创作随感,以便读者更全面地了解作家及作品。继已推出的作品集外,今后我们将陆续出版符合入选标准的其他作家作品,以使这套丛书更加完善。《小说月报新大陆丛书》的出版,也是对《小说月报》系列出版物,如“《小说月报》历届百花奖获奖作品集”、“《小说月报》历届百花奖入围作品集”及“《小说月报》年度精品集”的补充和丰富,相信这是为广大读者朋友奉上的又一道精神盛宴。

在本丛书的编辑过程中,我们得到了诸位作家的支持,在此一并表示感谢。

《小说月报》编辑部

2006 年 8 月



目录

守望 / 1

凉哇哇的雪 / 56

连翘 / 98

黑口 / 148

黑雪球 / 203

黑脉 / 252

陷入大漠的月亮 / 304

浮生 / 365

后记 / 418

附录 / 423



守望

—

米秋水生下来三个月上被生她的娘送了人,理由是家里的闺女多,娘想生个男孩,上边两个姐姐,家里没有男孩子,女人在婆家抬不起头,进进出出要看婆家人的脸色行事。

七岁上米秋水被养她的娘许配了娃娃亲,理由是男方家

的姐夫是小队会计。养她的娘，是小学民办教师，农村的民办教师是流动的，在这个村教书就由这个村负责一年的口粮。那时候农村除生产作业之外，体现的是“平均”分配。比如，秋天，粮食下来了，喇叭里就喊上了，要各家都到场上领取自己家的一份粮食，平均分配之后，剩余的一部分粮食作为公粮上缴到指定的粮仓，剩下些自备粮，这些自备的粮食里才给教师分配。要是和队里的会计搞好关系就能多调剂点细粮，无非是豆子啦、麦子啦、红麻籽啦。为了多调剂细粮和人家定亲，客观点说，也是那个年代里万不得已的上下策。

十五岁上，养她的娘调离工作，人走茶凉很自然就解除了婚约，那个和米秋水订婚的男人已经长到二十岁了，身体发育得正是时候，知道自己打小定下的亲吹了，心里不忿，瞅着她放学要路过的一片麻田，拽了她说：“我要干了你！”米秋水对一些事情还不懂，不知道他说的话是什么意思，那男孩说：“七月十五蒸羊羔馍上坟，上坟回来的羊羔馍都送给了你吃，你吃了羊羔馍，把你吃成人了，吃得你丧了良心了。”

农历七月十五是农村人的中元节，人常说：“立了秋，挂锄钩。”这时候麦地大都耕过，秋天只等收割，正是农忙中的小农闲季节。为了给祖先汇报一年里农牧业的丰收情况，家家都要蒸好多馍来祭祀祖先，中元节蒸的馍多偏重于羊，养羊既省人工，又无种子，而且孽生得快，“母见母，三年五”，养一只羊，三年可以繁殖成五只，因为羊的利益，家家中元节都蒸羊羔馍，给地下的祖先汇报一年收成。米秋水说：“吃了就吃了，吃了吐不出来，以后种了田打了麦加倍还你羊羔馍。”那男孩不说话了，开始脱裤子。米秋水趁他不注意，扭头跑出了麻田。那男孩提了裤撵出了麻田，照着米秋水的后身扔过

去一坨麻根，喊着：“过了初一，跑不过十五！”

十九岁米秋水又定了亲，嫁的是公社一家铁匠铺的儿子，因为爹喜欢打猎，常到铁匠铺敲打装火药和铁砂的铁皮药罐子，闲说的时候说到兴处，一跺脚，咳嗽一声，一口顽痰吐出去，就把闺女许给了人家。铁匠的儿子后来当了兵，当兵人三年不回家，回家一次，去看米秋水，大早上吃小米饭，瞅着院子里有卖东西的进来，人都出了屋，那当兵的饿虎扑食样地扑过去亲了一下米秋水，弄了她满嘴米粒，恶心得她跑到大门外呕吐了半天。当兵的后来当了志愿兵，觉得长了农民的志气就甩了米秋水。那一年她二十二岁，在农村属于大龄姑娘了。

又扯皮了一段日子，眼看着人往大长，要耽搁米秋水了，小学民办教师的娘到处托了人打听，打听到了暴庄的贺贵喜。贺贵喜家穷，人老实，长得丑，憨胆大。古话说，丑男人是福气。娘说：“不能等了，再等下去，前路是黑的，好的吃不上，歪的怕也没吃的了。”米秋水就和暴庄的贺贵喜定了亲。娘就一个闺女，也赶上了好时候，下了狠心把多年的积蓄拿出来要女婿发家致富，贺贵喜果然有头脑，很争气，和亲戚又借了一部分钱开始养猪，不几年猪就卖成钱了。

米秋水三十岁上生了儿子贺小虎，这时候男人养猪赔了。

二

米秋水记得，出事的时候是夏天，突然村上来了一队人，有穿制服的：工商、税务、公安；也有不穿制服的，大都是县政

府的小官员们，五六十号人，小车、大车有十几辆，还有大卡车拉了生石灰开进来。

那时候的暴庄，因为养猪成了县里的养猪典型大村，村口上因为猪，开了两长溜儿饭店。饭店不卖主食，专卖猪汤，说白了就是猪下水。县城里的人，包括市里的人，一到周末有车的开了车来这里喝猪汤，这里的猪汤是出了名的。民间曾经流传过一种说法，说这里的猪汤下了大烟套子，那东西让人有瘾，下到锅里出味道，撩人吃了还想吃。实际上是没有的，吃顺嘴跑顺腿。人都讲一窝蜂，暴庄的猪汤因为集中，家家都想比出好来，就拼了本事往里下料。贺贵喜的猪走得快，猪肉卖到了城市里，猪肚留了下来在暴庄做了猪汤。进村的一条街道的两边大铝盆儿、大铁盆儿、大塑料盆儿全都放着粉白的猪五脏，一走近，就能闻见街道两边上有两溜儿怪味出来，是盐水泡出来的猪下水味儿，也有猪下水放进锅里跟着下了香料冒出来的香气。

米秋水和贺贵喜的养猪场在暴庄的后尾巴上，暴庄东西长五华里，是一个长条形的村庄，一条二级路贯穿村中央，由这条路往东，沿干涸的河套走，拐一个大弯往南一溜儿深沟往下，就走到了河南的林县；从西而来的车大都是从河北邯郸上来拉煤、拉焦炭的车，走过暴庄村的时候，因为有猪汤引诱，是车总要停下来，尝尝鲜、歇个脚。一来二往，暴庄村的“猪汤”，不仅县市有名，还跨越了省界。

米秋水的养猪场占了自家的地，有一亩大，修了猪棚子，雇了自己家的侄子，买了三轮车跑猪饲料，也算是有了小规模。猪棚子养了五十头公猪，八头母猪，三十头小猪娃儿，还有几头母猪的肚子里还怀着，妈妈穗拖在地上，哼哼唧唧，懒

洋洋等着下猪崽儿。按当时米秋水的估算,她的猪要卖个好价儿了,就这样好价儿、好价儿地卖下去,她就真能成万元户了。偏偏是刮风遇着连阴雨,全国的形势突然不利于养猪了,还来不及细想,所有的猪一下子就不见了踪迹。

在此之前有县上的领导想树立一个典型,暴庄就往上报了贺贵喜,报社的记者写新闻稿喜欢夸大事实,站在他的猪圈旁估了估价,觉得怎么算也有六千到七千块,觉得以一万元来往出宣传,更有力度,那个年代万元户是新贵,出一个万元户更说明农民的生活蓬勃日上。两天后市报头条上了新闻:“暴庄屠夫贺贵喜,养猪万元专业户。”其实贺贵喜哪有一万元?信用社有贷款,亲戚手里也借着,拔高了的贺贵喜知道家底是啥样,为了赚钱,他改变往出送毛猪,开始自己杀猪。每天杀一头猪,家中院子里垒了锅灶,灶膛里烧柴和添水的事由米秋水来做。杀猪一天的收入不算太多,但是,也还算稳妥,也还有个盼头。

米秋水记得是前晌饭刚过。

有人看到有车进村了。二级路上过的车多,谁也没有想到要出事情。街道两边洗猪肚的坐了小板凳,拖了木拖鞋,猪肠子披披挂挂提起来,洗的人和隔壁的人说:“听说城里闹五号病了。”

隔壁的人把洗好的猪肚子挂到自行车把上,抬起屁股端了水往屋后的厕所倒,憋着气不说话,等倒了脏水返回来问:“五号病是啥东西?”

提猪肠子的人蹲下往肠子里灌了水又提起来说:“烂脚趾头。”

马路对面的听见了说:“不是人烂,是猪烂,是烂猪蹄。”

提猪肠子的人，像捋皮筋一样把肠子捋下去，肠子里的水挤干净了，同时挤出来两坨子肠油来，他弯腰捡出来放到了地上的碗里，扭回头和屋子里的说：“出来，端着肠油先把它炼了，别闲了火。”

隔壁的说：“那就是说，猪生脚气了？”

对面马路上的回过来说：“那玩意儿是不是脚气不好说，反正咱没有见过猪烂蹄。”

对面另一个店里走出来的人迎合着说：“人吃了，人烂。”

有一个孩子跑过来说：“大卡车上有人往咱村口倒石灰，把路封了。”

店铺两边的人听了都稀罕地走出店铺，望着进村路口，望见有人戴了白口罩往这边走，走的人手里拿了半个砖头大的黑机器，一边走一边讲话，跟着的人排了队，统一戴了口罩往两边分散，听得丁当二五，各家的店铺都被关上了，还贴上了封条。有的人想冲上前理论，一边的人早取了电警棍。看的人不闹事了，脸憋得通红，眼睛瞪得和牛卵一样大想要发作，可就是发作不出来。接着有穿白大褂的、戴口罩的、戴手套的把地上的猪肠子用铁耙子钩到了一起，有专门运送的人，收起猪肠子往暴庄的村后走，像是踩好了点，看的人也跟了往村后走。

有一个人拿了喇叭边走边喊：“暴庄村的父老乡亲们：我们——今天——由县委——县政府——组织的——这一班人马——来你们——暴庄——突击行动，希望大家配合这一次行动，认清五号病给人带来的危害，谁阻止这一次行动后果由他自己来负。各自清点自己的家猪，等于是政府收购，政府按家猪斤两给大家赔偿。我们今天来的主要任务呢？就是：

扑灭牲畜五号病,坚决贯彻上边‘预防为主’的方针,采取行政、技术、经济手段相结合的综合性防治措施,搞好防疫、消毒、灭源工作。暴庄是全县养猪大村,五号病正在蔓延,一旦进入我县,你们暴庄首先被危害的不是猪,不是牛,不是驴,不是马,是人!以人为本,人要是没命了?大家自己去想,人真是没命了连想也没有了,我不是吓唬大家……”

一千人由村干部领着直接走到了贺贵喜的猪棚子。

这期间有散户养猪的,早被来的人把猪赶走了,马路上猪不听人使唤到处乱窜,但还是被人强制赶到了指定点。贺贵喜不在猪棚子,在家里烧了水杀猪,街上发生的事情他还顾不上听,杀猪不像杀羊,羊不叫,猪叫,这个要杀的猪比往日叫得狠,拴了四蹄,还扭动着想站起来跑,嘴张了有半尺大,贺贵喜前后左右硬是摠不住它的脖子。贺贵喜嘴里叫喊着:“我日它妈妈,还日怪了,我就不信我搞不死你!”

米秋水看着觉得猪可怜了,抬了屁股进家舀了一马瓢猪食出来,要猪临走吃两口。猪看了看,歪着嘴,把舌头伸出来撩了一下马瓢里的食,当空儿,贺贵喜一脚就把猪脑袋踩歪了,紧接着杀猪刀捅了进去,往出拔刀的时候喊了一声,要米秋水取过铝盆来,他要放血了。

他不知道有人要来放他的血了。

暴庄的小村官们走进来说:“贺贵喜,县里的王副县长,带着人下来严查五号病了,你私自屠宰,没有检验合格证,按道理应该罚没你,但是,县里还是考虑到你的状况要适当赔偿,同时,你也要明白你的猪必须销毁。”

贺贵喜抬了一下头,看到所有进了他院子里的人都戴了口罩,有些稀罕他们大热天戴口罩,笑了一下,说:“等我褪了

猪毛,很快的,三下五除二,你让领导等等,我好领他们去看我猪棚子的规模。不过我正想找领导呢,看能不能帮助我到信用社贷三五千的,先不说五号病,我想把养猪事业干大!”

有人走过来,很远地看着他,他手里举着杀猪刀也看着对方,那个看着的人说:“你把手里的刀放下。”

贺贵喜看着对方说:“你做不了这营生,这是粗人干的,你站着一边看去。”

那个人马上就认真了,说:“你放下,你不放下,我就动警棍了。”

贺贵喜说:“你动警棍了我也不放下,我的猪还没有吹起肚来,等我吹起来浇了水,看罢褪毛的手艺,我的杀猪刀才要亮相呢。”

那个人看了王副县长一眼,王副县长点了点头,那人举了警棍要戳了机会过去,米秋水拿了吹猪的竹气筒过来,很轻松地接过贺贵喜手里的杀猪刀放在了地上,那人使了一个眼色,有两个人扑过去把贺贵喜摁在了地上,贺贵喜喊着说:“我×你妈妈们,我还以为是来看我的猪棚子的规模,想让我登报呢,结果是来放我的血!我×你妈妈们,我是养猪万元户,我上过报纸!”

近二百多头猪被赶到了贺贵喜的猪棚子,猪身上浇了汽油,王副县长点了火把扔了进去,火苗蹿起来,猪们扯着嗓子叫,一团一团的火苗,不到一个小时,猪棚子里的猪剩下了一堆黑糊糊的肉,推土机过来,轰了两下,一个土包起来了。看的人受了刺激,同时也受了伤害,有几个后生不服气和来的人干仗,贺贵喜的叫骂声远远传过来,早有卡车把整个村庄铺满了生石灰,王副县长才开始要来的人把暴庄村的人召

集到礼堂院,说是要给村民一个合法合理合情的解释,并当下给暴庄村养猪户现场发放补贴。

王副县长站在暴庄村的戏台上拿了喇叭,对着咳嗽了几下,想知道它出不出音,结果话筒里的咳嗽声越过暴庄村人的脑袋滚了过去,有人就跳起来喊:“咳嗽啥呢,是不是想让暴庄人放你的血!”喊的人就被带走了,人群骚动了一阵子。王副县长开始很严肃地喊话了:

“五号病是猪、牛、羊等偶蹄动物烂嘴、烂脚的病,文件上明确写着‘口蹄疫’,它在危害畜生的同时也危害人的健康。暴庄村,是养猪大村,扑灭五号病——口蹄疫,是我县目前、当下要抓的大事,我们会给大家适当的补贴,会后我们有专门统计人员和大家核对进行补偿,但是,我希望暴庄的父老乡亲积极配合县委县政府的工作,把这次工作做好。”

王副县长觉得还应该给老百姓讲清楚怎样来预防和应对五号病,就把话筒递给了畜牧局的人,要他来讲,那人接了话筒清了清嗓子说:“当然,五号病也是可以预防的,大家可以买一些来苏水儿,也可以给饲料里拌一些土霉素,如果出现了疫情,大家也不要惊慌,买一些青霉素软膏和木焦油凡士林抹,还是能治愈的……”

戏台上的喇叭传出来震荡的声浪渐渐成了热闹的炸药,台下的人开始涌动了,一个个脸上倏然扩展开了刚才的那种恼怒,听得有人喊了一句:“日你妈妈的,能用来苏水儿和土霉素解决了的问题,为什么要把猪烧了?”人群就大动了,有人跳上了戏台想抓住王副县长,哪里能走近了?上去的人都被警棍点得从戏台上滚了下来,暴庄整个儿戏台院煮成了一锅饺子,后来平息了还抓了几个人。

从此,暴庄的猪汤就绝了。

男人赔了钱,欠了债,心气不好,决定领着她母子到城市里躲债,打拼过日子,看看有什么稀罕的活计想东山再起。男人买了一辆三轮车,蹬三轮车送人,出苦力。一晃过了三年。也就是贺小虎五岁那一年的秋天,米秋水一早出门倒尿盆的时候,看见街对面的灰渣堆上围了很多人,有婴儿啼哭声传过来,她走过去看是一个刚生下不久的闺女,放在一个纸盒子里,仔细看,闺女的嘴上有一道豁口。有人抱起来看,看了又放下了。女婴哭得嘴上起了泡,天凉皮肤都变成青紫色了,看的人还是没有抱走她。想到自己的身世,米秋水把她抱回了家。男人不要,要她把婴儿抱走,在哪里取了还放到哪里!米秋水不干,说,不是猪是人,抱回来了就抱回来了,抱回来的猪,有人领,抱回来的闺女,是人家嫌弃了才扔掉了,没人来认!你贺贵喜不养我养,要不咱就离婚!男人没办法,由着她的性子走,闺女就留了下来。

男人蹬三轮车赚得的钱养活不了一家四口人的嘴,而米秋水还想给闺女趁小做了嘴上的豁口,男人就骂骂咧咧骂米秋水,骂急了米秋水回顶他一句,男人就探过身来打她一下,米秋水还犟嘴,男人就正经八百卷了袖管开始抽米秋水耳光。米秋水人长得白,不禁抽,脸上常常挂了黑青,被抽过的米秋水却不记恨男人,觉得男人想动手,是家里负担重,是心累!

米秋水想,我不能让我男人一个人劳心。

三

米秋水租住地马路对过胡同口有卖菜的,每天的午饭前

中篇小说

守 望

和晚饭前还是很热闹的，上下班的人群走过去总要停下来，看看有没有自己需要的。这时候米秋水会站着看，她等拥挤的人走开了，才过去买菜，不能很早，总是等买菜的人走了，她才买剩下的分了堆的、不大好的菜。卖菜的喊：收摊了，不称斤两，估堆儿了啊，一块钱一堆儿，想要的来拿了。米秋水快速地抱了闺女走过去，掏出一块两块的收拾回来。有时候，卖菜的觉得她收留被别人扔下的孩子，也可怜她，就多给她一些，她就想自己也得做点事情了，不能老受人接济，时间长了要被人笑话。古话说，笑贫不笑娼，也想着自己去菜市场批发些菜来卖。

和贺贵喜商量，贺贵喜说：“都是你弄的那个货，想卖菜？哪个给你看她，抱了孩子怕是秤都提不起来，把你卖了也赚不来钱。”

米秋水就给贺贵喜端洗脚水，给贺贵喜捶腿。做这些的时候要儿子贺小虎看着妹妹。米秋水教闺女叫贺贵喜“爸爸”，闺女就学叫：“爸爸。”虽然吐字不清楚，但是，迎合着的那个口型是喊爸爸，有时候还不停地叫，看着贺贵喜：“爸爸爸爸爸爸”地叫。贺贵喜弄得一头雾水，回到家也抱抱闺女，就想着该给孩子起个名字，都快一岁了，叫什么好呢？米秋水想起了当初抱她回来的时候，身上的皮肤是青紫的，在她的怀窝里吸着她的奶穗，暖了半天儿才缓过来，小奶皮儿才泛了红。

米秋水说：“我想给她起个名字叫米小青。”

贺贵喜想了想说：“再怎么，她也是叫我爸，我能让她叫了米小青？叫贺小青吧。”

米秋水就让贺小青叫爸爸。

贺小青拍着小手叫：“爸爸爸爸。”

贺贵喜翻身转过来抱起贺小青说：“我的豁嘴儿闺女哎，我的亲疙蛋蛋闺女哎。”

米秋水就趁机又把自己想卖菜的想法提了出来，想得到贺贵喜的同意。贺贵喜就说：“想卖啥就卖啥吧，等有了钱给我的闺女把那小嘴嘴缝上，我的闺女将来嫁了大款，咱还用蹬他妈妈的三轮车？坐四个轮子车，回咱暴庄村去显摆显摆，我贺贵喜也算是衣锦回了一趟乡。”

米秋水就拽过男人的脚来捏，捏得贺贵喜头歪在床上，开头儿还笑着、想着，后来就觉得真坐上四轮车了，迷迷糊糊睡过去，嘴咧开打着呼噜，长一声短一声，打到酣畅处，还绕了一个弯子，像戏台上的演员，“嗯嗯嗯”地来了一串长调。

米秋水领着儿子贺小虎，抱着闺女贺小青在马路对过支了一个摊位，一大早贺贵喜帮她进回来菜，她整理出来，把葱白洗干净了，把萝卜洗干净，把菜一把一把摆好，等人来买。一天卖下来，算了账，发现没有赚了钱，只赚了剩下的几根菜，人还搭了工夫。她疑惑地问贺贵喜，怎么就赚不了钱呢？人家买菜的看着咱的菜干净，也都过来买了，怎么就没有赚了钱呢？

贺贵喜说：“你不会在秤上鼓捣，卖菜的不在秤上鼓捣能赚了钱？你好好看看人家怎么卖，好好看看多长个记性。”

第二天，米秋水就看人家的秤，看不出毛病来，旁边一个年岁大一点卖菜的就看米秋水，看米秋水细白的皮肤。米秋水看人家的秤提起来，秤砣子就快速往下坠，她嘴里就自言自语说：“日怪了。”旁边年岁大一些的男人就招招手说：“你过来。”